

欲摇摇望

宋梓瑒摇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欲望

作摇摇者：宋梓珩

责任编辑：张四季

责任校对：张四季

装帧设计：李摇栋

出摇摇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员圆号 邮编：员猿园圆 电话：缘猿缘圆)

发摇摇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摇摇刷：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

开摇摇本：愿园伊员愿毫米摇猿开

字摇摇数：员圆千字

印摇摇张：员圆

版摇摇次：圆园园年 员圆月第 员版

印摇摇次：圆园园年 员圆月第 圆版第 员次印刷

书摇摇号：陈丹苑原缘苑苑原员原缘苑 员愿愿

定摇摇价：圆援愿元

内容简介

李梅和她周围的女人们，刘志与他周围的男人们，以及他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，难以单一评说的是是非非，好的人或者是不好的人，这一切只源于他们的那份活跃、丰富的不安份的心境……

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人和故事，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故事如此地贴近我们的生活，就像是发生在你的身边。而这样的故事往往是令人不能够愉快、不能够轻松对待的。因为无论是书里为你讲述的人还是故事，几乎就是对人们向往的所谓美好情感追求的一个打击。它残忍的剖析类似人群的灵魂，将其真真切切地呈现在你的面前，让你感觉到不舒服；它们存在，所以我们无奈！

员

“远远的看见你的时候，才觉得生活原来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。”这是很早以前一个男生写在纸条上送给李梅的一句话，那时候她还在上大学。刚开始李梅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偷着得意了好几天。其实，李梅自己比谁都清楚她并没有那个男的说的那么邪乎。起码总不会因为自己的存在就让人家感到生活美好吧？但被人赞誉，特别是被一个爱慕自己的异性所赞誉，毕竟不是一件坏事，对于满足女人的虚荣心来讲也是颇为受用的。

不知为什么，今天和刘志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了这件事。谁说的她倒想不起来了，那句话却记得特别清楚。李梅喝了口茶，自顾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刘志莫名其妙地朝四下看了看，小饭馆里几乎没

什么人，摆在酒柜上的电视机正播放着一部外国电视剧，两三个服务员和后厨的师傅倒坐着椅子，拄着下巴额看，个个一副没意思透顶的样子：半夜 5 点多多了，实在是没什么节目可看了。就等他们结帐呢！

靠着窗坐着的一对青年男女，隔着桌子头紧紧地对靠在一起，低声地说着什么，缠缠绵绵的，肯定是正在热恋。刘志重新将目光对着李梅：“笑什么？那么得意！”

“咦，我笑了吗？”李梅矢口否认，脸上仍是掩饰不住的笑意。

“睁着眼睛就跟我撒谎。”刘志亲昵地刮了一下李梅的鼻头。李梅喜欢刘志对她的这个小动作。因为刘志是个深沉的人，这和他平日的表现很不相符。这样，李梅就有一种被宠爱的感觉。

“把烟给我找出来点上。”

李梅老老实实地从刘志的包里找出烟递给刘志，点燃。

刘志惬意地吸了一口，看了一眼靠窗坐着的那对情侣，说：“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从天津坐火车回家，大概十多岁吧，我舅舅带着我。我姥姥家在天津。那时候还是冬天呢，怕赶不上火车，所以一大早就起来

往火车站赶。天很冷，舅舅要去排队买火车票，就把我领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饭馆里，要了一碗鸡蛋汤让我坐在那里等着。小饭馆里很冷清，除了我还有一对青年男女，两个人坐在角落里低声地说着什么，桌子上摆了好几个菜，很幸福的样子。那时候我就想如果将来我有女朋友了，我一定也要带她去饭店吃饭。”刘志说完了，抬眼看李梅。李梅没有坐在他的对面，紧挨着他坐着，双手握着茶杯，没有作声。李梅实在找不出话来承接刘志的话。

刘志拍拍李梅的额头：“我们走吧！看外面阴沉沉的，好像要下雪了。”

李梅赖着不想动，指着桌上的牡蛎汤：“这个还一口没动呢，多浪费。”

刘志说：“我原先以为我能多吃一些呢！”仰脖喝下还剩下的半杯啤酒。

刘志向来如此，他是宁可不吃飯不吃菜却不能浪费半点酒的。

李梅回头看了看那对情侣，俩人仍是窃窃私语，很专注，不时地发出开心的低笑声，没有半点要走的意思。

女服务员打了个哈欠，皱着眉头朝这边望了望。

刘志随即招招手：“结帐。”

两个人出来的时候，风刮得很大，街面上的垃圾袋和纸片儿等脏东西被卷得四处飞。李梅缩了缩脖子，唏嘘不止：“我们去哪儿？”

“再说吧！”刘志掀开自己的半边大衣，将李梅裹得严严实实，紧紧地搂在怀里往马路对面跑。李梅连出于本能的反应都来不及。

刘志的车停在马路对面。

车上，李梅紧挨着刘志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座上。

长时间的沉默。刘志开着车，眼睛余光不时地瞥李梅。

李梅竭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。她不看刘志，她一直看着车窗外面。路上几乎看不见行人，昏黄的路灯照在地上投射出斑斑驳驳的影子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看的。

刘志知道李梅一定在想刚才的事。他忍不住笑，有几分得意。

李梅看了刘志一眼，没有问刘志笑什么，两个人都是聪明人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
刘志的车开得很慢：“想一想，我们去哪儿？”

“要不你送我回去吧，我有点儿困了。”

“好。”刘志居然半点都没有犹豫。

李梅有点生气了。生闷气，找不出理由发火。

快临近下班时，外面忽然下雪了。各部门的人都聚到会议室玩扑克牌“打棒”。个个人大呼小叫，兴高采烈的，像过年。

何冬萍到刘志的办公室：“刘总，玩不玩麻将？”

刘志：“行，你组织牌局吧！”

何冬萍抄起电话，积极地张罗人。

等刘志的朋友老张和王丛开车赶来的时候，何冬萍早已经把麻将桌支好了。

几个人刚刚坐好，何冬萍的手机忽然间响了起来。“谁呀，这么烦人！”何冬萍边嘟囔边从包里拿手机，看了看屏幕显示出来的电话号码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得先接个电话。”起身往门外走去，药材公司的张经理打哈哈：“冬萍，谁的电话呀，神神秘秘的，还怕我们听怎么着？”

何冬萍回头笑：“谁还不允许有个婚前好友什么的呀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似不经意地瞥了刘志一眼。

刘志嘴里叼着根烟，正挨个发扑克牌当“飞

子”。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。

何冬萍刚出去，赵艳就推门进来了，下雪了，她现回家取了把伞给刘志送过来。刘志招手：“来来来，艳姐，正好三缺一呢。”赵艳比刘志大了三岁，刘志就学张学良那样，管赵艳叫艳姐。

赵艳高兴得不行：“是吗？”赶忙放下手里的伞，坐下来码牌。赵艳爱打麻将，是出了名的。

张经理边掷骰子边提醒刘志：“刘志你让艳姐玩就不怕冬萍待会儿回来跟你闹！”

大家都知道刘志和赵艳、何冬萍三个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张经理说话也不避讳。

刘志边抓牌边满不在乎地：“操，我还怕她呀？真是毛病。”

赵艳脸上更加灿烂：“大家玩完麻将上我家吃饭去呀！”

还没等老张他们应声呢，何冬萍就满脸笑容地进来了。发现赵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开始发火：“什么意思？今晚儿的牌局是我组织的，凭什么，欺负人呢？”

刘志无动于衷，看都未看一眼气势汹汹的何冬萍，自顾打出一张牌：“西风。”

何冬萍气坏了，“有什么意见提出来，干吗？就是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啊！”她不能容忍刘志当着别人的面特别是当着赵艳的面这么对待她。

隔壁会议室里打扑克的一伙人听到有人吵架，个个兴奋地纷纷扔下手里的扑克牌，都争先恐后地跑出来：“谁呀？啊？谁和谁呀？”有腿快的跑到办公室门口探头看了看，见是何冬萍，又缩了回去，垂头丧气地朝跟在后面的人扬了扬手：“回去，回去。走，打扑克去！”

他们对这种事已经是见惯不怪了。

“真没意思！”知道是何冬萍后，大家简直失望坏了！

面对这种僵局，总不能没有人去管。老张看了看大家后，开始笑嘻嘻地打圆场：“小何你别生气，赵艳也不过就是替你抓了把牌，你刚才不是出去接电话了吗？”话说完了，看了眼赵艳。赵艳没理老张这茬，仍稳稳地坐在那里，根本就没有要起来的意思。老张自嘲地抿着嘴乐：“来来，小何，要不我的位置让给你。”

何冬萍根本就不领情：“张总你不用给我让位子，我何冬萍再怎么下三滥还得要脸呢！”恨恨瞪了

赵艳一眼，抓起自己放在旁边桌上的皮包，摔门出去。

老张讪讪的有些不太自在，嘟囔着埋怨刘志：“操，这叫什么事呀！”

刘志：“别管她，何冬萍个傻月，疯了！”

王丛抬头看了看窗外，外面的雪还在下着，漫天飞舞的，看似是今年冬天下的最大的一场雪了。

王丛似乎有些过意不去：“要不你还是出去看看吧！”

刘志一脸嘲笑地看王丛：“我说哥，你能不能别逗了？你当咱们还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谈恋爱呢！噤！”

王丛还想说什么，赵艳“啪”的拍出一张牌，媚笑着对王丛：“王哥，该你出牌了！”

老张捅了下王丛：“出牌。”

王丛看他们的态度，也不好再多嘴自讨没趣了。

李梅将各部门上个月呈报上来的产值月报表统计好后，放到刘志旁边的办公桌上，说：“刘总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。”

刘志扫了眼窗外：“你把艳姐的伞带上。”

赵艳腾出一只手，有点像献殷勤似的拿起旁边的

折叠伞递给要出去的李梅：“李梅你把我这把伞带着吧，外边儿下那么大的雪，反正我们在这儿打麻将也用不着。”

李梅感到浑身很不舒服，接过伞，嘴里却说：“谢谢你啊，艳姐。”直到走出办公室了，仍然觉得很别扭。

王丛目送李梅走出去后，迫不及待地问刘志：“哎，新来的啊？”

刘志：“不是，以前一直在楼上客户部，刚调下来。”

王丛若有所思：“怪不得，我说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呢！”

赵艳对这种事最敏感，她见王丛的表情，便开始调笑：“怎么着，对咱们的李梅有意思啦！”

王丛也不隐瞒，“刘志，我要是对你手下的那个李梅有什么举措，你没意见吧？”

刘志：“操，我还能咋地，搞破鞋的那种事儿是能管得了的吗？”

王丛：“那就得，可别到时候说我挖你墙角。”

赵艳摸了一张牌，见是红中，没用，又扔了出去。“王哥，不是我打击你，你想泡李梅还真有点够

呛。”

王丛：“赵艳你瞧不起我？我跟你说，我王丛活了三十六七年，在情场上还真就没败过。我就不信那个邪，有钱还怕摆不平一个女人！哎，刘志，那个李梅人怎么样？”

刘志：“还行吧！人就是木了点儿。”

赵艳表现得比王丛还兴奋：“王哥，用不用我事先帮你们沟通沟通？事成了，请我吃饭！”

王丛戏谑：“赵艳你这么积极地跟着掺和，是不是怕刘志近水楼台先得月呀？”

赵艳急了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，不用就算了！真是好心没好报。”见刘志没什么反应，脸色才又缓和下来，瞪王丛：“没你这么缺德的！”

李梅撑伞走到大门口，远远就看见何冬萍满身披雪地站在那里。原来何冬萍从单位跑出去之后就一直站在那儿。李梅觉得自己直接从她身边走过去不大好，想了想，只好过去陪何冬萍一起站着，边拍何冬萍身上的积雪边说：“冬姐你进办公室吧，在这站着多冷啊！”

何冬萍终于忍不住哭起来：“李梅，刚才你也看见了，你说他们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！他妈的刘志真

没良心，为了他我把婚都离了，无名无份地跟了他这么多年，我到底图他什么？他和别的女人扯，找小姐，我都认了，只要他觉得快乐就行，现在他又搬到赵艳家去住，我也忍了。到头来他却这么对我，他得起我吗！”

“冬姐你别哭了。你这么为刘经理伤心，刘经理也不知道，不值得。”李梅不知道该怎么劝何冬萍，觉得何冬萍很可怜。想起那天晚上和刘志在一起时的情景，倒觉得自己也有点儿对不起何冬萍了。真说不清自己稀里糊涂的怎么也会和刘志扯上关系。在心里，李梅本来一直就挺瞧不起刘志他们那一伙人的。被俩个臭钱烧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。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围在刘志身边的女人。

何冬萍可以把自己最要好的女朋友劝到刘志的床上，她自己在一旁坐着看着刘志和自己的女友做爱，就是挖空心思李梅也想像不出那是怎样的一番情景。只要刘志觉得快乐就行。李梅想何冬萍真是爱刘志已经到了极至了。大家都这么说，事情是不是真的，谁都无法去证实。■

刘志本来就是一个处处引人注目谣言又极多的男人。李梅想如果何冬萍换作是自己的话，自己无论如

何也不会达到像她的那种爱一个人到了忘我的境界的。起码得要在对方的心里找得到自己的位置。又想到自己和刘志之间的关系上来了，其实自己和刘志之间并没有什么，两个人不过是一起吃了顿饭，而刘志也只不过搂了她一下，可这能说明什么呢！是她自己太小心眼把事情看得太过于严重了。毕竟，她和刘志身边的那些女人不一样，和赵艳、何冬萍不一样。李梅这样为自己找理由开脱，心虚得却仍不敢正视何冬萍。

何冬萍一直在流泪，流水一样止都止不住了。那么多泪水，何冬萍也不抬手去擦，任凭它们流淌着，好像要把自己所承受的屈辱和愤恨一次性流完似的。

雪越下越大，没有一丝风。李梅也不说话。何冬萍抑制不住的抽泣声愈发显得伤情，绝望。李梅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劝何冬萍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都不合适。只有傻呆呆的擎着赵艳的伞陪何冬萍在雪中站着，也不知道要站到什么时候。

终于，李梅的呼机响了起来。李梅简直要高兴坏了。极力掩饰内心的兴奋，从包里掏出呼机看：是博雅公司的经理马威风打来的，只是让李梅有时间回电话，并没说什么事儿。

何冬萍吸了吸鼻子，说：“李梅，你有事你就先走吧，不用在这儿陪我。”

李梅将呼机放回包里：“冬姐，要不你就回屋去吧，别在这儿站着了。”

何冬萍说：“李梅你走吧，我心里不好受，哭一会儿就没事儿了。我再待一会儿就回屋去。他们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他们舒服！”

李梅有些过意不去：“不好意思啊冬姐，那我走了啊！”。走出很远了，回过头去看，发现何冬萍还在那儿站着。

李梅想起来给马威风回电话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。天晴了，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。李梅想，明天早上又要早早起床了，路滑，人又多，公交车一定开得跟个病牛似的。

马威风在电话那头说：“李梅，你怎么才给我回电话，我还以为你出门了不在沈阳呢！”

李梅说：“我还能去哪儿呀？呼机打的是震动，刚才看几点的时候才看见你呼我，马上就给你回电话了。”

马威风：“李梅你吃没吃饭，我去接你请你吃饭。”

李梅：“不去了。我这几天拉肚子，怕出洋相，改天吧！”

马威风：“改天干吗？改天说不上又有什么事了。和我在一起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不会让你出洋相。”

李梅最不会拒绝人。听到电话那端乱糟糟的，声音很嘈杂，就笑嘻嘻地转移话题问马威风：“马总你在哪儿呢，怎么感觉你周围那么乱，像有很多人似的。”

马威风说：“我在火车站售票大厅呢。他妈的，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，个个都跟奔丧似的，买票跟玩命似的又挤又抢的。”

李梅：“马总你要出门呀？去火车站。”

马威风：“我哪也不去，心里烦，也不知道怎么转着转着就转到火车站来了。李梅你是不是听不清楚，我出去跟你说吧。”

李梅：“马总你还是在售票大厅跟我讲吧，外边多冷呀。”这端的李梅打着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冻得直跺脚。

马威风：“没事儿。我现在特烦，心里觉得堵得慌，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。”他忘了别人怕不怕冷这